



渭南文集

墓誌銘 墓表 塔銘 祭文 哀詞  
天鼓牡丹譜 致語 詩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瑄字子律寧州真寧縣人其先為邠寧望族世以學行著或居邠或居寧居邠之後故吏部侍郎兼侍讀舜民為元祐名臣居寧者則公之大父太中大夫也諱居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言太中時為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百人上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歎以為不可及會蔡京入相取

奏疏次第之置茲黨上等特降官衝替永不許改官數  
年遂卒於沉廢後以子仕登朝累贈至今官實生朝  
請大夫通判永州事諱適則公之考也亦累贈至中奉  
大夫中奉遭亂南渡從大將岳少保飛為之屬身先將  
士屢與金虜鏖戰走其名王大酋策功進官方慨然以  
功名自許會朝廷與虜和中奉去幕府調知岳州巴陵  
縣有異政久之佐永州以歿識者謂用不究其才後當  
有興者公始以郊祀恩入官謂贛州會昌縣主簿未幾  
以材選攝事興國丞信豐令皆閱歲會昌與梅州比境  
梅遺文捕逃卒卒已亡去巡檢司乃發卒圍其所親李

杞舍杞雄其鄉以為耻詎聚謀亂令其辭委縣去以印  
屬公公不為動械巡檢卒繫獄親為檄諭杞以禍福杞  
皇恐聽命縣賴以無事興國有婚訟久不決公察其婦  
人不類良家一問引服信豐俗悍輸賦率不以時吏亦  
以此擾之至相率抱嶮自固吏計窮即以民拒官為言  
公曰豈有是哉馳至近村憩僧廬中以善言招其鄉之  
為士者及父老與之酒食從容曰稅賦豈可終負然已  
失時姑使吾得十二藉手若何皆踊躍而去更相告即  
日皆集如約公去而之他鄉悉如之旬日歸報太守洪  
公邁異其能方薦于朝而忌者聞之於部便者遂止

調潭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城中白晝為何人所屠而掠其貲卒有義子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同處之卒及牧羊兒為證既繫獄公親詰之皆詞服公察其寃他日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囚雜立庭中出見問孰為殺老卒者情無以對乃入白州請揭厚賞募告真盜不閱日獲之則卒王青也捕至具伏且得其貲於市庫無遺即日釋義子去湘鄉縣械鋪卒張德上州以為手刃其叔祖公引至前語之曰茲罪十惡赦宥所不及汝兄與叔祖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泣曰囚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

而非疾也方愕眙兄與甲言脅誘謂決不死今乃知兄與對兄情得語塞遂伏有七人終不言賞府帥林人揣知之有榜於州治門林公怒闔門徧呼吏卒驗親詰不服乃以付僉廳苛廳鞫問公寬之而諭使以轄官橫甚為所患苦之狀以為不及帥即無以激其怒不知乃陷重辟公門於六

正及隣人共謀執誣之且以死矣因稱寃不已公亟呼其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公果以直得名臨事剛果小言提轄官者為帥謀將稱兵其書一兵典者與榜出一手慘雖至終不服乃屬公即僉情言且許以不死始具言提度不可誑故出下策為此榜

局兵人人言同公乃白帥且求寬其罪林公大怒嘻笑必誅之公一日九十餘進力爭曰帥所以屬某者欲得其情也今得其情而失信則有司自是不復可鞠獄矣爭至暮林公亦悟黥隸嶺外而已民有訴一寃死而十年理者訴於提點刑獄馬公大同馬公以屬公公閱其獄皆謂震死公獨得其死狀實以鬪毆非震也公罪固有所歸然歲月久屢更赦令當從末減馬公強果自信下吏莫敢與爭公獨不為屈又有訟者馬公直判委公勘某罪公力陳其不可馬公皆霽威嚴如公請識者兩善之公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

口無遺者馬公始亦疑因強記一條驗之牘皆合乃大歎服自謂不逮又調常德府武陵縣丞政事益明習攝縣及府從事者凡再閱歲紹熙中武陵大水犯縣城不沒者三版門不得闔水且入城公時方攝縣亟命實土於布囊以窒門俄而水定乃設方畧募舟救民且親載粟戶給之泥行露宿無所憚蠲閣賦輸一切必以實吏不得一搖手民忘其灾縣三里港灌溉甚廣久弗治數遇枯旱公為築之不愆期訖事因治他陂塘無遺利迨今賴焉以薦者及格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奉新縣縣有營田征賦比他為最薄民競耕之久而營田罷以鬻於

民履畝取稅比舊已增俄而復命折粟帛以緡錢其低  
印或至十百民皆破家不能輸令屢以病告不見聽公  
力請又不聽則欲棄官去會帥張公杓來是公言始奏  
蠲之戶千有九十皆若更生楊公萬里記其事他興除  
利害勸農桑築陂防興學校不可勝載所部及府俱以  
其事論薦于朝而王公大人亦自知公乃命主管官  
告院進將作監主簿太府寺丞方公在朝于右史舍人  
翱翔三館俄擢從班父子相望於班列中客至門見公  
便坐從容聞國朝故事前輩履行後生所未聞者人  
人饜足退而舍人碩大雋傑之資同時進用為國光

華史冊所載殆無以進焉而公了不以自滿方勤其官  
如仕州縣時文思院火出口身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  
得告身公時在告院建一日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紵目  
前從之藥局舊隸太府珪傾姦弊至衆公日夜窮極弊原  
爰擲而縷析之都人無事只賤皆得善藥方擢真要官而  
近比厄於未為郡公亦小疾思彷彿外藩力請去乃知  
嘉興府中貴人藍氏殖生於崇德縣名田過制而役不  
及有鍾淳者糾之藍迫期去產以規免官吏欲許之公  
判曰兩家物力相去遠甚而藍又白脚必如法乃可一  
郡稱快故人子乘舟方所縱從者與將官朱樗年忿爭

交訴于府公察故人子不直治其從者不少貸民張璿  
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子其兄止之復悖兄  
兄以告官公為逐妓歸臨安且以大義開諭之於是璿  
為兄弟夫婦父子如初其為政有古循吏風類如此且  
摘發隱伏照了如神良民雖相與化服而姦豪之讒作  
矣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公怡然命駕去郡人  
錢公攷鄉之老成人嘗以書抵其舅婁公機曰張公廉  
直有守近時鮮及今乃逐去此無他吾鄉士民福薄耳  
歸過國門右史方請外乃檇舟北關需同載而歸會  
右史被命使金國右史將懼奏辭行公不許曰使事

不可辭我留此待汝自剗門回及偕去未晚也遂寓錢  
塘門外張氏園甫再旬右史既渡淮而北公女孫醜老  
生十歲暴得疾醜老慧而孝公甚愛之朝暮撫視因亦  
感疾比其天家人不敢言而公揣知之曰吾與此孫皆  
逝矣遂卒享年六十有四上始聞公疾草以子方遠  
使加直祕閣蓋異恩也公自宣教郎七遷至朝奉大夫  
賜緋魚袋娶韓氏魏忠獻王元孫通直懿胄之女封恭  
人三子嗣真從事郎新新州新興縣尉先公七年卒嗣  
祖苦學得心疾未能仕其季則朝散大夫侍立修注官  
兼實錄院檢討官國史院編修官資善堂小學教授



嗣古也一女適宣教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趙汝錡三  
孫烜煜舉進士幼未名公資磊落恢疎與人交洞然無  
城府而默察其賢否邪正無能逃者善則稱之不遺餘  
力不善則苦言規之雖愠不恤也初中奉公遭亂去秦  
生公於襄陽遂卜居宜春公仕官五十年先疇之外不  
增一壠比右史奉公喪歸至無屋可廬其清約如此右  
史卜以開禧元年八月丙申葬公于袁州宜奉縣歸化  
鄉宜化里大富嶺趙家衝之原以王君克勤之狀來屬  
某為銘某與舍人同為史官因得從公遊義不可以毫  
疾辭銘曰

彭原之張與邠相望邠遷杜城元祐之英彭原  
絲絲獨處不遷至太中公得譴以忠中奉履艱  
有功兵間傳家不興益以才稱剛不容世方用  
而躓是生記注聯儀鳳翥父子在廷國有典刑  
予聘于幽公逝不留上聞歎息加錫祕職生  
誰不終賁耀無窮刻銘隧道百世是告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為豫章都尉葬於  
吳胥屏亭始為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玩生始始生萬  
載萬載生子真子真生惠澈惠澈生閑閑生兒兒生立

公丘公生探探生山仁山仁生玄之玄之元生元生生  
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為戶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文公自崇崇生德遷猶居吳遭唐季之  
亂始徙家撫州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處士  
諱或配曰周氏處士生贈宣教郎諱賀配曰孺人饒氏  
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氏從政生  
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章一字伯政生而穎異端重五  
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長者  
意表與季父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  
以年均狎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礪浸灌甚至十三

學為進士即有聲十六諸父開以大學先生一聞輒窮  
深造極其指趣而文章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  
貶以為不可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奇閔  
世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  
名儒顯人為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諸父  
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於時象山晚為朝士陸陸百  
寮底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之窮蓋將退耕於野著  
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泰三年十月戊子卒年六十有  
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于其鄉之福林娶  
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子男三洽濬浹洽篤

於養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濬遊太學有雋  
才而器度淵粹可喜淡方就學女五項黜朱日邁鄧文  
子其婿也皆良士餘二尚處先生葬日迫幽隧之銘未  
刻既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晁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  
以既嘗序先生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游不  
應併以銘見屬因辭焉連三年請益勤乃叙而銘之銘  
曰陸姓入漢祖好時兮迨及豫章始南徙兮傳世八九  
皆可紀兮雖不公卿世為上兮後乃浸大名實偉兮培  
養既久產杞梓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  
上兮攘斥異端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留使耄齒兮伯章  
之志在其子兮我銘于隧亦以誅兮

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曾祖諱衍朝奉郎祖諱詵左朝散大  
夫皆贈大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  
俱贈秦國夫人考諱利見左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妣尚氏贈鄴郡夫人世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  
州遇亂不能北歸因家焉光祿秦公諱利建皆世以進  
士擢第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諱必大成童俱入家塾  
學行修立俱以世科自期已而益公策名又舉博學宏  
詞如其志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功郎

監潭州南嶽廟亦嘗貢至禮部久之調袁州司戶參軍  
適歲旱盜起分宜尉巡檢捕之皆不能獲安撫龔公茂  
良聞公至召問計公曰此皆飢民群聚貸粟以自活耳  
桀黠為之倡者財一二輩可以計取餘必自散龔白乃  
檄公往捕至則諭以禍福解散其黨而陰募鄉豪授之  
策俾擒至盜首於是盜盡得坐誅者二人而已龔公復  
委公以荒政當是時自郡至屬邑流民坐集公日夜行  
視凡累月全活鉅萬諸司共薦于朝 孝宗皇帝召對  
便殿論奏合 上指諭以將褒用遂改宣教郎知建昌  
軍南豐 縣南豐劇邑也公遇事明敏常若有餘民栢氏

夜被盜 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公物色求之果獲面詰猶  
不承搜其家得白金器一篋既至倒奩出之囚聞其聲  
即引服 淨梵寺有盜夜斬關入既獲公察其非盜挺出  
之立賞捕真盜僧恨甚以公為故出訴之郡郡方以他  
事怒公即逮所縱囚繫鞠甚峻囚不能自伸并邑吏皆  
重坐未幾獲真盜送郡拒不肯治公乃以白諸司雖治  
猶久不決御史聞之奏徙大理乃得實如公所言邑賦  
色目極繁以入償出不足者猶四萬緡率苛征預借苟  
追吏責公至一切罷之且以其實言於轉運司得稍脫  
邑賴以蘇鄉校久不治公凡可以補弊起仆者一切為

之甫滿秩詔赴都堂審察除主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  
會益公參知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陛辭所陳又合指命  
公卹民隱修武備闢田萊并究鼓鑄利害先是同安宿  
松兩監歲鑄鐵錢三十萬緡言者以為擾既損其半而  
監亦遽廢亟復會歲存饑又命罷鑄故臨遣及之公至  
郡乃知地產鐵炭民以不售為患而兵工失業亦或轉  
而為盜故當饑歲尤宜鼓鑄以聚民條上便宜詔命復  
鑄且省宿松監入同安公奉行尤有術公私皆便又奏  
自昔鼓鑄未始殺以鈔止因議者謂入鈔之錢不可為  
兵始殺鈔以鑄臣嘗親視之鈔之精者為飛煙其滓惡

下墜鑪底與鐵初不相為用亦嘗以入鈔不入鈔錢較  
其堅脆及冶為兵初無異徒使處信兩州歲歲輓運謂  
宜廢夾鈔之制又奏郡歲輸上供緡錢五萬八千舊皆  
倚辦於常賦不足則取征權之贏以補之乾道間守臣  
偶以羨餘為民代輸租稅一年而來者因踵為例會征  
權之贏不能當其半餘三萬趣辦於坊渡二十九所今  
諸場舊鐵炭及民所貸錢凡一萬五千緡若取以為鑄  
本可歲得三萬緡代舒民上供悉罷坊渡之征百世利  
也事俱施行大修學宮如在南豐時又立文翁廟於學  
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故隄於城北以禦瀟

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為膏腴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外其一公自捐奉為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流旁則為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令丞視之得實圖上于州公按圖自以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無盡時徒知贛州過關上諭曰聞贛兵悍驕死徒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尚循故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

軍州事苟有過臣自當臨幾應變不立不勞

聖慮上

喜明日語宰相曰周必正有器識似其弟謂益公也至郡江西副總管錢卓本起行伍暴人也一入境下令諸校將以翼日部肄其子弟選補軍額初六以告郡會卓請見公詰其率意力止之且微諭以上指錢驚謝然意不悅乃漏公言於諸校將激使詣郡訢公徐曉之如所以告卓辭指明辯卒皆帖服無敢謹者章貢二水來自郡南夾城東西流皆有浮梁以濟而城南獨以舟渡溪惡或至覆溺公始作南橋又治道路以石易甃最數百丈興國縣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

而易壞壞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摧提舉江東  
常平茶鹽公事入奏還道玉山縣縣有徐田陂其渠瀕  
江數決將徙渠則地主不可將徙陂而下則拓陂居下  
流懼為己害復不可交訟于公公諭徐曰民買地鑿渠  
倍讎其直拓陂民遂幡然無靳色不三日渠成溉田三  
百餘頃民大感悅江自陂而下避礙折為兩支其一掠  
縣壩而去歲久岸潰民居其濱者聞公修渠以利民乃  
遮道自言公為相水之衝為石隄民欣賴之相與繪公  
像祠於玉虹橋側歲時奉牲酒抵今不懈舊法沒官之  
產以畀民耕而歸其租於常平及是議臣請蠲田以

充糴本公言如此則常平儲愈匱請以新令光宗皇  
帝從之因併行於諸路池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隘  
不能容士病之會闕守公無領郡事以作貢院植八桂  
于門名其門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三奏名士以為  
公之賜言者誅於間言誣玉山之役以為擾罷歸主管  
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上章納祿不許再命武夷祠而  
公歸志已決告老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闔門屏  
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出亦謝事歸第相  
與置酒高會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疎公薨公哭之慟  
不復有世間意開禧元年十一月旦感病不起享年八

十一娶向氏文簡公五世孫封恭人前公一年卒男二人  
絰早夭綱今為修職郎前漳州醴陵主簿一女適進  
士胡榆孫男二人頌穎皆將仕郎孫女一人尚幼恭人  
之歿也葬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祔大墓之東至是乃  
以十二月庚申奉公柩合葬焉維公仕自迪功郎積遷  
至奉直大夫爵管城縣開國男服三品公孝友最篤歸  
自龍舒築第於永和鎮聚族共爨弟姪蚤世育其孤如  
己子伯氏宜春守出妾之子世修流落贛境公訪得之  
為治產築室於永豐蓋伯氏志也其處閨門率如此鄭  
人有寓旁近者皆歲饋之剛介有守不以進退累心方

家居時前後當國數公多與公有雅故數問公安否公  
應之泊然益公屢推恩數以勲公亦辭不受善屬文猶  
長於詩孝宗皇帝嘗訪當代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  
簡首稱公敷文閣直學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  
之美晚取莊周息黜補劓之說名其壺曰乘成因以自  
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出公筆  
既葬綱以朝奉大夫新知真州郭君贊之狀來求銘某  
與益公定交五十年且嘗遇公於臨川適重九日同集  
援峴臺風度話言尚可想也而女孫又歸公之從子紀  
情好厚矣銘其取辭銘曰



仕不為不逢人不以為通年不為不究人不以為壽有愛在民百世不泯有善示其立利爾後之

人

夫人樊氏墓誌銘

廬陵隱君子宣溪王英臣之夫人樊氏同郡永新人曾大父佐大父仲文學行皆見推於其一之中父才字子明尤以賢著聞敬其里之長老而教其子弟環數縣從之決曲直雖所不與亦皆厭服徃徃內省而徒義為善士矣二男五女獨奇夫人以為吾門亦將賴焉及少長女工婦儀未習而能事親左右無違及拜歸英臣君

鵬交友傾一世食客塞門君姑不幸早沒二長子亦不得年冢婦整居悲傷齋居不能與賓祭祀亞婦又父母奪志獨夫人佐英臣仰視俯育凡祭祀燕享將迎慶吊婚姻之事一皆身任之英臣隱操達識見於楊公廷秀誌銘先夫人十五年捐舒舍夫人不以家事累諸子使皆得用其力於學暇則勉以道義名節不獨責其仕進起家也及琳以進士策名又嘗有列於朝出為大縣文章得盛名然後薦紳間愈知英臣及夫人之賢夫人母壽百歲夫人無一日不遣人問起居珍膳良劑必出其手終身不少怠又請於朝得封卒如子明之言夫人以

宣和五年五月某日以開禧二年十一月甲辰卒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廬陵縣膏澤鄉山寺岡之原子男四人長即琳也宣教郎新知潭州衡山縣次揚某揚烈楊暉皆進士女二人迪功郎辰州叙浦縣主簿張履免解進士曾需二女及履皆已卒孫男八人霽之彬之勝之濛之得之冲之隆之豐之嘗試吏部孫女九人婿則迪功郎新道州江華縣主簿張淵進士左利見戴元崇曾克寬易應龍彭舜牧劉侃劉治元曾克愿利見克寬亦皆嘗貢禮部曾孫女各七人尚幼琳予友也遣一介行千七百里持書抵予於山陰澤中以

臨安府府與子教授危君積之狀來求銘予年八十三不敢以老疾辭銘曰

女中一而行則士老也而志不惰敏而好修靜以寡四心持身如畏趨義則果我銘之悲維以代些

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廬陵太和右口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曾大父述大父琮父汝弼三世皆篤於為善鄉人過其門乘車者式放驚者肅然爭者解去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歿而可祭於社者至君不幸甫冠而孤服喪致毀族姻憂其不勝喪共以大義宵九誓之乃少自抑而事母盡子道鄉人皆喜

曰是稱其定子也稍長力於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說命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君亦造其席旦暮不懈每自勵曰學而不施於事猶不學也於是期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鄉士當試禮部而以道遠食貧未能駕者君不待其求亟饋之蓋非一人其他館寓客藥疾癘歲死字孤多至不可數造梁以濟涉糞一麾以夷途周其鄉百里無不以身任之退無夸辭矜色以人不知為喜識者謂且享天報然舉進士輒阨於命乃浮江東遊遂詣行在所上書言天下事自丞相以下多稱其言議英發將推挽之而卒報聞公

即日南歸自誓老於故鄉築第闕壯園林臺沼為一邦之盛自號求志居士或曰玉峯老人日置酒觴客笑談不倦間則賦詩多警邁之思以開禧三年五月癸未考終于新第享年七十有三年明年嘉定改元正月甲申葬于石陂卓岡之原初君從良齋平園誠齋三先生遊君之卜築也三先生賦詩屬文以表之一日而傳天下由是無遠近皆知彭孝永國士也及君之葬將求銘而三先生皆已歿於是請孤與君之友曾君之謹謀曰然則捨陸渭南將安歸乃以曾君之狀來請銘君之配倪氏婉嫕有法度先君九十一卒丈夫子五一飛前卒一鳴一

德太學生一愚禮部女正士一遵皆有學行女子子二周  
瓌曾煒其婿也孫模田亦染渠家裴桌蔡榮蔡模槩皆  
繼君卒女孫七已嫁三日二其婿曰吳克勤李憲周銘曰  
有蘊不逢以七十衣終世歎其窮孝以事親惠以  
及人世與其仁冠年我我後從前訶憂媿則多  
積書充宇行以八稽古孰予敢侮於虐孝求學講  
行修言歸于丘一我作銘詩百世是貽匪君之私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玘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讀學士  
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諱某兩世皆贈  
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考  
諱某中散大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  
公卿登載國史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顯而學術  
風節皆挺挺為時聞人游公定銘光祿墓而正議之銘

則諱公死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歉然若不  
能盡者正議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頌人歐陽氏實  
充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既異於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  
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處群眾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  
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  
下衆或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  
仕郎調右迪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  
議嘗為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斥時相胡  
公既貶竄正議亦株連去國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  
王而為守揣時相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  
毒既去而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為  
文讞之語頗及時相响得之曰此竒貨可以逞即為告  
密之舉時相大忿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壻  
且其子玘之婦翁遣玘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賻之雖究  
其誣狀正議猶徙汀州公坐停官及時相死正議起於  
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為大  
縣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為市戶籍惟出鄉有秩手官莫  
能稽考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皆洞見  
貧下始得職徙准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以辟書  
從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禪助既多又以其暇繫日為

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史官蓋有取焉歸  
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  
刑明而寬前日輸公上不以時者皆期而至又因定陽  
一鄉民病於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今為利它鄉  
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虛心裕民如此歲饑出倉粟振難  
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  
歲悉如其故政既成願縣學父弟不治乃力葺之進秀  
民於學以禮延鄉老先生為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  
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廐置委積產蓐醫藥莫不為之  
經理而於捨器建元長養孩幼尤篤後數十年士民進

論之猶感涕也石赴都堂索

察監行在推貨務都茶

場公事事親盡孝惟恐毫髮不當親竟繼遭家難執喪  
毀瘠注血食米不鑿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如一日  
朋友規以於禮為過輒痛哭以對規者亦為慘愴至除  
喪久之容貌猶不能復故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  
政事獄訟不苟合亦不為崖異然有一媿事士民輒諱  
曰此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是公以道坐元符上  
疏錮不許親民來為船官所著書及文章最多邦人至  
今言晁朝散公慨然為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  
肅公嘗謫於明而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

公祠於學宮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此  
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郡荒政客米  
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糴以為後備  
朱公為聞於朝如其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灌四千  
頃公為之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  
州大臣薦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服肱郡守符蓋不輕  
畀及入對所陳皆當上意且行矣會有間言乃改知  
泰州恭亦名城也公下車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  
降輿薦恪敬不懈學校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一皆  
正之盡買國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明容墓在郡境遣

郡僚致奠人士為之興起既擢為尚書吏部部分職侍  
郎西銓吏畏縮不敢肆孤遠微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  
以紹熙三年五月某甲子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  
寄祿至朝請大夫八月庚申葬于會稽陶山西塢祔正  
議墓娶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公一年卒丈夫  
子二人秦文林郎新知衢州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  
喪考妣時濂將仕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  
縣丞徐邦傑次尚處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與其妹皆尚  
幼公家世顯於累朝天資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  
尤長考訂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軍制民賦雖甚細微皆

能講書窮盡無所放軼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  
尤為時所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  
公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盡門人禮元  
晦亦稱其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  
附益之正議嘗以為有可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  
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  
既沒之年秦乃以呂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大父太尉  
遂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某實書之又少時獲獨  
拜正議於牀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  
城西南相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為之銘銘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菑畲三世是生訓直事賢  
友仁政則宜民晚纒為郎志不盡信陶山之腋  
松枯孔碩莪莪高丘過者必式

墓表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祔  
是為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郇配范氏祔是為某之六  
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保諱昭配福昌縣君贈國夫人  
李氏祔是為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冢前少右有小冢或



以為殤子昌國家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為其姊不可考也四世太傅公始別焦塢而元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紹聖九年先大父楚公懼寢遠失傳墓上皆立石表自是距今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亂惟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歲時祭于太保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以某言鄉民鋤麥得石表草間蓋陸氏祖墳某亟往視之則二評事冢也幸不毀乃從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為人冒沒聞某至迭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闢道執木而陸氏大墓皆復其故某老矣郡從有曾孫行其視二評事已十世世益遠則大墓守護或益怠故具書始末于石以告後之人淳熙十五年正月日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某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為郡望族自光祿公諱良臣以死勤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諱大方純誠質厚為中興賢輔熏陶漸漬子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必皆至貴仕而學行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閭服其化身沒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及其子承奉郎諱長民字子齊者是矣某謹按家傳及質之鄉人之

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恩補承務郎歷浙東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章監潭州南嶽廟婺州金華常州宜興縣  
丞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通判靖州卒于官舍年  
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山之陽初將赴金華而代  
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自言既遣吏來迓公始聞之  
亟出避吏至家人告以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  
輸而公所親有居部內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輒民  
聞之莫敢後嵎有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無妻孥有田  
數畝預書券屬其友鬻之友鬻而有其直徐生出訟于  
有司久不決公詰以數語得其情宜與到官纔再閱月

會兄得疾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甚  
厲公卒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人服其決  
郡亦卒無以罪浙東茶鹽司同僚有嫚公者公置不較  
及其人遇疾卒妻前死男女皆幼稚貧甚斂具歸喪一  
切皆出公力又為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  
公雖閑居無厚積餘歲然勇於為義有婚姻不能舉及  
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所親鄭椿  
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一日椿年卒有子在外名以  
似宗而未及以歸及卒有致仕思族子自其鄉來裹經  
而入將冒取官公力排出之求得似宗卒官之公所為

大率類此不可既舉古所謂以屬孤託死者公真其人  
也公娶王氏封安人賜冠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民  
承奉郎前公三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官  
表民出繼公弟徽之仕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卒定  
民少有疾亦已卒又民從事郎前楚州司戶參軍養民  
仁民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前通判湖州曾槃朝散大  
夫直華文閣前淮南轉運副使石宗昭其壻也孫七人  
強學好學好問好禮好謙好脩好信承奉君以少保遺  
表恩補承務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稅院鎮江府  
排岸兼折船公事卒于家享二十七葬祔世墓之次

君所至勤其官在紹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遣者無以為  
功則肆為侵刻行道為之咨嗟君與爭不聽即自劾去  
故時鎮江排岸官兼掌總領所逋欠綱運官吏君至閱  
視凡八九十輩皆飢寒疾病或父死而督其子君慨然  
為之言皆得挺繫以去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可  
比得請則疾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癯瘠驚問故以實告  
且曰懼為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歎自是疾遂不  
可為而君每見父母輒以有瘳告痛楚則忍不發聲懼  
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呂祖謙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  
以孝謹好學屢見稱歎比卒伯恭哀之見於歆辭雖位

下而年不遐亦可見矣娶馮氏子一人強學初朝奉公  
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予為墓表且曰願共為一碑  
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懿公熙載及其子文定公中  
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公所為也是為比後世尚有考  
焉慶元某年某月某日中大夫直華次閣致仕山陰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椿年字永叔其先山陰人  
當仁宗皇帝時有諱汚者仕至樞密副使有忠直名  
謚威敏威敏之弟曰洞洞主儼始東徙餘姚儼生璣璣

繹繹生述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補修職郎  
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奮于學而君  
尤知名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學尤好左氏春秋班  
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居至忘寢食遇其得意時時著  
說以發明三家奧指多世儒所不及又從長老及有識  
者講國家兵興以來理亂得失之故某事可法某事可  
戒至於淮江以北極于司并幽薊山川險要及前代用  
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不詳盡極利害是非之實以  
感悟上聽安知不見拔用而成功名哉士固有幸不幸  
未易以成敗論也晚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

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時有詔例補嶽祠君辭焉然君年未六十識者以為學識如此安知終不合而君不幸死矣君雖終不合以死然居家可紀者多尤篤於孝友兄蚤死諸孤猶襁負父母哀之君曰某在兄不亡也父母為損哭泣君於是奉嫠嫂撫孤姪盡敬盡愛父母既終視平日加篤立義居法度寬裕而密察可久不廢兩院子弟分授諸經擇名師遣從學朋遊亦謹擇以故皆有學行可稱姊適里中胡氏夫婦皆早卒君撫孤恩義甚備不幸其孤又早夭君亦哀憐之復為立後胡氏之祭繫君力得不絕晚倣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贍其族長

幼親疎咸有倫序歲以為常有餘又以及媼戚故舊無遺力紹熙中歲旱米價日翔君悉發廩貸里人明年稼登糶賤來償者止受其米如初貸之數有鬻屋廬將散而之四方者君必貸之以錢如鬻屋之數曰所得幾何柰何捨鄉里而去以此旁近無流徙者縣並海隄防數決在仕者欲決湖募人耕其中積粟為築隄費君爭不可曰捍海固利矣決湖則無以灌溉歲且饑利不補害請出私金率鄉里共營之隄可成卒如君言而湖利亦得不廢君之所為大槩類此觀者可知其磊落不凡矣君享年五十有九以慶元五年二月壬申卒卜以明年

十二月甲申葬于龍泉鄉澄清之原娶吳氏子四人之  
宏之亮之望之穎皆有學行之宏之亮嘗同試禮部女  
一人歸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史彌忠亦知名士既納  
銘窆中又來請文以表墓上於虜義修而命室施豐而  
報嗇維報不忒亦不在亟尚其後人克肖君德慶元六  
年十月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表

### 何君墓表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字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  
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  
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可

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  
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  
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  
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  
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艱  
哉予固不足為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願每不敢易  
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  
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  
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鞏  
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槩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

生欲見予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卧鏡湖上  
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  
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  
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  
毀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也  
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東陽人  
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  
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于仁壽鄉陂頭  
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槩次尚幼開禧二年四  
月戊寅太中大夫寶模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孺人王氏墓表

孺人王氏名中字正節維州北海人曾大父諱競朝議  
大夫直秘閣大父諱慎修迪郎贈中奉大夫父諱嶠贈  
承事郎字季夷負美下才名孺人嫁司馬文正公元孫  
龍圖閣待制諱伋之仲子通直郎新權發遣信州軍州  
事遵司馬君亦有文學政事稱其家登用於朝孺人實  
相之人謂季夷雖坎壈不偶以死而三子皆知名士夫  
人復以賢婦稱天所以報善人亦昭昭矣司馬君簽書  
寧海軍節度判官公事孺人不幸遇疾卒時嘉泰三年

二月初二日得年四十有四司馬君來赴告曰亡婦不  
逮事君姑其事舅及少姑皆盡孝執喪中禮而哀有餘  
至除喪猶不能自抑司馬大族也孺人承上接下肅敬  
慈恕既歿哭之皆哀以開禧二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  
稽山陰清嶸北塢之原三子拓棟操二女尚幼予與待  
制及季夷少共學情好均兄弟兩公又皆娶予中表孫  
氏則表孺人之墓宜莫如予乃泣而書之太中大夫寶  
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陸某書

令人王氏壙記

於虜令人工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享  
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卒  
七月己酉葬於君舅少傅君姑魯國夫人墓之南岡有  
子子虞烏程丞子龍武康尉子煥子坦子布子聿孫元  
禮元敏元簡元用元雅曾孫阿喜幼未名



渭南文集卷三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

塔銘

祖山主塔銘

山陰陸游務觀著

嘉州天王禪院景倫師有二弟子孟曰紹覺仲曰紹祖  
倫且老歎曰孰能問法南方以大吾門者乎於是覺請  
行曰不可使師有恨祖請留曰老人不可以莫養也覺  
南遊得法居蘄州五祖山而祖左右就養先意承志終  
身不去倫欲新其廬祖則雨濡日炙出入問巷累年崇  
成鬱為寶坊倫飲食往來者祖則高困大庖床敷絮温

凡至者如歸焉皆曰倫師可為有子矣祖既者亦有二  
弟子曰海慧海澄慧萬里走閩中求大藏經以歸祖不  
及待而澄實送終其撰次祖行實以求予銘者慧弟子  
法琳也是倫師不獨有子子又有孫何其盛哉世所謂  
學士大夫蹈義秉禮終其身者或鮮矣况至四世閱百  
年而不失者乎予於是有感焉祖姓楊氏字繼遠世居  
龍游歿以乾道四年十月某甲子年七十五葬以五年  
二月某甲子銘曰

峨眉之麓鬱鬱方墳維爾有承以弋吾文

定法師塔銘

淳熙四年予自梁益還吳蓋西遊九年矣耆老凋落朋  
舊散徙無與晤語而少年學問日新議論鋒出亦莫與  
顧為之懽悅不樂一日有叩戶者攝衣迎之則所謂惠  
定法師也風骨嶮如太華之立雲表議論衮衮如黃  
河之行地中為予談諸經辭指精詣往輒破的窮日夜  
不休予作而曰公生肇一輩人予懼不足以辱公友也  
會予復出仕又三年迺還屏居鏡湖之西略無十日不  
過予霰雪風雨往往留不去予方以譴斥退亦安於不  
過意者相從湖山間已老而師不幸死矣其徒來乞銘  
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為紹興山陰人幼歲從錢清保安

院子堯道人得度出遊四方從道隆師會景崇三師授  
華嚴義盡得其說至超然自得出八古今不妄隨不苟  
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  
惠禪師宗杲說法阿育王山師慨然往造其居所聞益  
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徙觀音復還省院皆蕭然小刹  
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少輟若金剛般若  
經解法界觀圖會三歸一章莊獄論已盛行於世餘在  
橐者猶數十百篇以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焚香  
說偈示滅年六十八僧言以四十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葬于錢清得法弟子妙定了洪了悅得度弟子了知了

端了達初師著金剛解成持以示予語之曰昔德山見  
龍潭言下悟盡焚金剛疏鈔公見大慧而歸更著此解  
與德山孰優師笑不答豈魯之善學柳下惠者歟銘曰  
木葉旁行九譯而東維此雜華衆經之宗肇自  
有唐世以名家師如巨舟極其津涯著書至死  
此亦奚求承其師傳已絕為羞我祖弔之遺書  
滿室喟然作銘用媿逢掖

良禪師塔銘

禪師處良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守紹興五年甫九歲  
以童子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為之驚歎

初為妙喜禪師宗杲侍者又從卍庵禪師道顏為書記  
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間皆受記別餘事能文詞善筆  
札諸方翕稱良書記然亦議論繳核不少假借不為諸  
方所容安一比丘輒得山杜刹遂翁獨陸陸衆中嘗居  
嘉興法喜院舉香為卍庵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  
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允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領紫  
纁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嚴資福寺遂  
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  
寺寺卍庵與遂翁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求銘於予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擠使躋道成謗集廬阜

峩峩浮屠岌岌吾識其封身沒名立

高僧猷公塔銘

宋山陰有高僧曰子猷字脩仲晚自號笑雲老人宏材  
博學高行達識卓然出一世之表雖華嚴其宗而南之  
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莫不窮探歷  
討取其妙以佐吾說雖浮屠其衣百家之書無所不讀  
聞名儒賢士雖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勵風操  
嚴取與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富貴有以供施及  
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輒拒不取於虜賢哉脩仲出  
陳氏生七歲從同郡大善寺晏時為童子十有二歲祝

髮受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擇交得其學又遊錢塘見惠因院師會博盡所疑二師皆自以為弗迨遂還山陰說法於城東妙相院僅二十年學者常百餘人脩仲厭其近城市思居山林乃捨衆遊於梅山上方便學者不肯散去而院隘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迎脩仲還妙相於是法席加盛於昔所著書大行於世院亦益葺號為壯刹大慧禪師宗杲過而異之為留偈壁間然脩仲竟棄去學者猶不捨又說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閱三年喟然歎曰老矣將安歸耶亟橐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適別平日所往來者明日晨起說法遂逝壽六十有九又三日火化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即菴之西建塔奉靈骨及舍利以塋脩仲弟子四人戒海戒先戒明戒堅戒先傳家學而四方之學者得法出世又十有七人隱于衆者蓋以百數脩仲之道共傳又可涯哉戒明未乞銘銘曰

予嘗觀古高僧窮幽闡微能信踐之不為利誅不為勢撓未嘗學士大夫同也考脩仲之為人可謂有古高僧之風矣吾予之銘非獨以厚故人蓋亦天下之公也

別峯禪師塔銘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為嶧嶧東行紆餘起伏  
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為三峯摩星辰  
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峩眉山通義捷為二郡實在其  
下人鍾其氣為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因多以功業文章  
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指衣冠木食澗飲自放於  
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為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  
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峯禪師是也師名寶印字坦叔生  
為龍游李氏子世居峩眉之麓少而竒警日誦千言然  
不喜在家迺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  
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師窮深

探賾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  
不可園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  
法於中峯道場迺舉一五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  
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  
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園悟自南歸  
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園悟舉從上諸聖  
旨何法接入師舉起拳園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為從  
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園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園  
悟歎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  
在中峯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

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為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  
昭覺羅拜懇請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  
歸之雖圓悟密印不能揜也久之南遊見瀉山佛性秦  
福嚴月菴果疎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  
之師潛遜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  
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  
捧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徑山衆千七百雖耆宿  
名衲以得樓笠地為幸願為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  
慧南遷師亦西歸始住臨邛鳳凰山舉香嗣密印歷住  
廣漢宗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住

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不會菴松竹  
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稍稍或間聞  
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碇  
抵金陵應菴華方住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燾  
舉以代已師聞即日發去會陳丞相俊卿來為金陵以  
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諸方金山自兵亂後  
雖婁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  
時居此山鮮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潭帥張公孝  
祥嘗延以大瀉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却而京口  
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

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  
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  
七月至行在所 至尊  
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  
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  
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  
祖師皆如此提倡亦非  
熾師再欲起 上再留  
開堂於靈隱山中使齋  
上製園覺經注遣使馳  
辭廼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  
被敕在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  
壽皇聖帝降中使召八禁中以  
華門內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  
師因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  
聞覺知 上悅曰此誰語師曰  
別人語 上為微笑時秋暑方  
使畢其說迺退後十餘日又命  
賜御香恩禮備至十年二月  
賜且命作序師迺築大閣秘藏

以修 上恩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遊不返相  
與築菴於山北俟其歸今上在東宮書別峯二大字榜  
之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別峯得請明年 上受內禪  
取向所賜宸翰識以 御寶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  
月忽往見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  
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鷄鳴時如期而化奉蛻  
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溫如沃  
湯是月十四日葬于別峯之西岡壽八十一有二臘六十  
有四得法弟子梵牟宗性道竒智周慧海示瓌等得度  
弟子智穆慧密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石山秋陸氏



子當以蔭得得官辭之從師祝髮又得記別遜迹巖岫  
終身不出師既示寂上為敕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  
其塔曰智光庵曰別峯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  
至門人集為語錄晚際遇壽皇被宸翰咨詢法要皆  
對使者具奏將化說偈尤奇偉已別行於世此不悉著  
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屬其銘師之塔其與  
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茅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  
義不可辭銘曰

圓悟再傳是為別峯坐十道場心法之宗淵識  
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旋期

稱道 阜乎澗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  
金鍾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  
為生隱於崦嵫其可以為終乎

### 海淨大師塔銘

乾道中史魏公以故相牧會稽嚴仲簡貴士大夫非素  
負才望莫得登其門顧每召靈祕院僧智性與語有大  
興造輒以付之性公時年且七十亦輒受命不詞已而  
事皆井井有條理邦之人始服魏公之知人雖方外道  
人任之亦能舉其事如此又歎性公之不負所知也及  
淳熙末予還朝典南宮牋奏兼領祠部而會稽守言靈

祕院本蘧蔭表文地智性以孤身力成之今為名利請  
以其徒世守之報可予雖會稽人然自魏公去不復見  
性公乃驚歎曰是道人尚在耶又五年予卧疾鏡湖上  
性公法孫德恭來告曰公以紹熙三年六月五日示以  
將奉遺骨塔于小夾山且來請銘性公本會稽山陰蔡  
氏子七歲從廣福院宗教大師慧超祝髮九歲賜紫方  
袍號海淨大師坐八十三夏住靈祕五十一載年九十  
度弟子七人一單永宗慶宗亮宗振宗懋宗寶宗一孫四  
人德和德恭德興德椿曾孫行昭行聞銘曰  
龜食箬從宅此山阿陵谷有遷吾銘不磨

### 松源禪師塔銘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  
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羣處群鬼中未嘗嬉宕稍長聞  
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  
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  
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  
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  
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菴舉菴世尊有密語迦葉不  
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  
菴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三年

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黃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聾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光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佛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施用印喜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

食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為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以昇師驪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為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即上

章乞罷住持事 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  
猶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為  
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  
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  
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跣趺不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  
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塔  
成之四年香山遣其時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  
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  
川李德遠浩實聞道於應菴盖與密菴同參李德遠每  
與某談叅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令讀師語峻  
峭首翠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  
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昆陽之  
戰追思德遠所言然知師真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真  
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吞金  
圈栗蓬晚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劫叅禪於一  
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如濤瀾金鐵脫  
手碎首裂肝彼昏何知萬里鐵關後十大劫  
摧山湮川法力所持此塔巋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  
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為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  
校穎異有聲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  
聞龜峰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徧  
遊江湖至吳見鍊菴一大禪為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  
三喚侍者語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  
生師拂袖徑出鍊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依之  
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為堂中第一座佛照  
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  
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

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即欣然  
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昭師與虞公有  
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  
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  
師即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  
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  
無遺宇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  
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為四衆作福之地  
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  
輦金惟恐居後其期年廣殿邃廡崇閎傑閣益愈於前

日矣於是上為親御書翰墨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眾曰意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躡着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浴于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為七會錄行于世師初欲以佛殿屬予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予銘適予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懷款予為之歎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為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眾說力為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為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遭火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為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涉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眾有曰鳥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為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  
園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子奮迅或造其室  
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游刃於談笑頃變化  
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

祭文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山陰陸游務觀著

風御上賓玉衣永闕生堯鈎弋尚懷帝武之祥從禹會  
稽遽奉寢園之卜毋慈罔極坤載無疆方同軌之畢來  
悵東朝之已遠然而艱難契闊歸慰聖主問安之誠  
壽考康寧躬享先后莫致之福陰功隲德上際下蟠歷  
邃古而罕聞知聖心之無憾臣藩維有守愴慕徒深目  
斷栢城神馳翼御敢修饋奠之禮少致攀號之心

祭梁右相文

人心生世如雲之出于山川雲不自用用之者天降為  
甘澤散為豐年抑有時而弗用則輪囷磅礴或卷或舒  
以自適於野水之涯荒山之巔彼雲無心豈有用舍之  
異出處之偏哉公之在朝道大材全不為世變不為物  
遷顯相廟郊華衮金蟬太平之功溢于簡編謝病而歸  
大節愈堅從容邇英抗議慨然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以陳於前孰謂萬鍾之祿不足不顧留遂委之而僊乎  
抑公之學得聖所傳視生死為一區等華屋於荒阡乎  
又豈如雲之既散廓然太虛則前日用舍之不足以為  
愚賢乎酒不盈觴肉不拚豆獨區區之詞寫其肺肝者  
公豈捐之乎

祭龔叅政文

某官劔南公在廊廟書從驛來如奉色笑哀窮悼屈忘  
其不肖歲戊戌春某辱號召歸未及都公歿荒徼山川  
阻脩萬里孤旒官事有守不遑往吊寓哀一觴公乎來  
酌

祭魯國太夫人文

嗚呼昔元太師遜世懷寶播慶于家生我元老維少傅  
公秉德逢辰長養成就則繫夫人少傅在朝衮衣繡裳



帝錫夫人御醴宸章少傳在藩豹尾玉節帝錫夫人兼  
金重帛僉曰盛哉其榮則多夫人曰嘻其報伊何帝虛  
元弼方屬少傳于時夫人以疾即路煌煌安輿少傳實  
從天祐德人華其初終某受恩門闡義均子姓晚皆婦  
息升堂修敬萬里羈官忽承哀音東望永懷碎裂寸心  
送車鞞鞞傾動鄉鄙隕涕羞奠形留神往

祭侍御令人文

惟靈生自大家來嬪德門象服有燁娣媵如雲相我御  
史克勤藻蘋諸子其材頎然薦紳世所願懷孰如夫人  
惟是孤生實忝外姻萬里焉依如在鄉隣遭此不淑慘

然酸辛尊鯽之微侑以斯文

祭祝永康文

嗟我與公萬里羈單人孰知之所恃者天庥幾白首相  
從鄉關追談梁益把酒笑歡云胡不淑一病莫還遺孤  
孑立未逮冠婚謂天可恃公宜百年玉裂竹折喟其亦  
歎公守導江齧蘖飲泉凜凜色詞請謁莫干人或謗嘲  
公守益堅雖昔君子終此實難云持去歸何憾九泉公  
喪之東丹旒翩然我病莫興撫枕涕潛矢辭羞奠尚慰  
營魂

祭劉樞密文

嗚呼公乎有文有武有仁有智立朝無助以直自遂聲  
氣不動而折萬里之衝從容一言而決盈庭之議蓋人  
所難公之所易仰天俯地一念不愧秋毫未安寢食忘  
味輕失富貴而重朋友之責自屈達尊而伸白屋之士  
蓋人之所忽公之所畏昔歲癸未某始去國見公西省  
凜然正色顧雖不肖竊師公直流落得歸公與有力舟  
過金陵公病已亟命之不淑旋聞易簣祭不及時實負  
盛德尚想平生出涕橫臆

祭中丞夫人文

維靈出由德闕克配儒先從容圖史之規肅敬蘋蘩之

薦是生耆哲來瑞明時大邦開賜沐之封列鼎極循陔  
之養奄聞不淑靡究遐齡窀穸有期川途云邈雖莫綴  
千車之盛顧敢稽一酌之恭仰冀靈魂俯歆誠意

祭趙提刑文

惟靈早以茂異起膺簡求逢時休明為國壽雋建牙淮  
服擁節王畿方期來朝遽以疾諗掛冠決去共高靜退  
之風易簣亟聞何勝殄瘁之感某早託通家之好晚逢  
攬轡之行揮塵軒昂恍如昨日拊棺推痛莫喻孤懷敢  
陳一奠之恭少叙九京之訣

祭勤首座文

我之與公義則師友情骨肉也相從十年談道賦詩藝  
松菊也別雖數月使來自東書相續也比獨恠公書詞  
諄諄若予屬也嗟哉已矣頽然野鶴尚在目也郊塔告  
成欲往不果身桎梏也上愧道義下負交情淚可掬也  
龍文之茗沉水之薰薦甘馥也懷舊之心有如丘山此  
一粟也

祭許辰州文

惟靈美操懿行達識英辭筆陣掃千人軍早擢太常之  
第宵中吞九雲夢恥裁光範之書抱沉英之歎者十年  
分共理之憂者兩郡人之不淑生也有涯旅館招魂一  
朝今古孤舟反葬萬里風濤豈知故里之交遽作夜臺  
之別竟兮未遠鑒此哀誠嗚呼哀哉

祭韓无咎尚書文

兄之初載甚蹟而艱逢亂客兵萬里孤騫文方日衰蕩  
為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睨莫救兄勇而前陋巷  
一室日旰未饘誦書鼓琴志操益堅落筆天成不事雕  
鐫如先秦書氣充力全壯年相從顧憫我孱曰是有志  
許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銓邂逅都門挈手歡然兄  
牧東陽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我病早衰顧未  
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餉酒踵門乃酌柩前嗟嗟造

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微官有守喪車莫攀  
尊卿之真叙訣終天

祭明監丞文

惟公文學足以發身政事足以宜民人則不合何罪于  
神乃者起家往守宜春臨別慨然握手江津曾未逾月  
乃以訃聞舟載銘旌返其鄉粉臺省袞袞公獨逡巡室  
家嘻嘻公獨悲辛我雖晚交甚知公真適苦斲瘍莫弗  
及親尚想平生寓哀斯文

祭立運使母夫人文

昔先大夫懷寶里閭沒世不耀乃以其孤屬之夫人道德

是詔故河圖公文學政事望在廊廟榮養五鼎眉壽百  
年其德彌劬高識超然朱門畫戟視若蓬翟再入都城  
曾入溫席翩其歸旒方歲之惡公私交病冀寬賦調而  
河圖公遽以憂歸道路相吊我登門鬪情均切姪宜送  
宅兆官守所縻矢辭傷悲薦此津醪

祭曾原伯大卿文

惟靈淵乎似道敏而好學韋編鐵硯雪窓螢几不足以  
言具勤冢書壁簡銅牆鬼炊不足以名其博文辭典奧  
論議超卓不使直承明之庭猶尚置諸天祿之閣時方  
越拘孿以用人公奚彼之不若而乃老於惠文之冠弗

預甘泉之橐痛結慈闈悲纏華髮兮  
交想話言  
之如非聞訃相吊摧然涕落羞一  
醜以祖行奠九原之  
可作

祭大姪文

汝實先少傅之長孫岳刑使君之嫡子早列士籍垂五  
十年夫婦二人更相為命嶺海萬里淪謝不還收骨於  
灰燼之中藏榱於松楸之次煩冤痛酷實涕何言歿而  
有靈歆此薄醜

祭十郎文

自女不幸早世將二十年乃克祔葬于先少師魯國夫  
人塋兆之南岡距汝母令人慕尤邇汝而不泯豈不得  
所願哉感念疇昔悲痛何言

祭朱元晦侍講文

某有指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  
齒耄神徃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饗

祭方伯謨文

予與伯謨別於武夷予五十有五齒髮未衰伯謨蓋方  
壯耳願後日猶長未知別之  
俯仰二十有一年卒  
不相遇而伯謨遂捨我而何之矣予年垂八十如朝露  
之將晞與伯謨別尚復幾時生也相遇猶不可必死遊

地下果可期乎予言之及茲涕不可止伯謨尚能有知也乎

祭張季長大卿文

於康世之定交有如某與季長者乎一產岷下一家山陰邂逅南鄭異體同心有善相勉闕遺相箴公醉已歌我病越吟大笑遽談坐客皆瘖公既造朝衆彥所欽我南入蜀九折嶽奎公以憂歸我亦陸沉久乃相遇垂涕霑襟宿好未遠舊盟復尋駕言造公公已來臨我倡公和我鼓瑟琴送我東歸握手江潯似行復尼頓足噫嘻是實古道乃見于今公還為卿華山駸駸我方畏讒潛恐不深公去我召如商與參渺邈天涯一書萬金我自史闡進長書林迫老亟退突不暇黔亦嘗挽公力微弗任比乃聞公請投華簪旋又聞訃天乎難謀玉樹永闕龍柏已森何時復聞正始遺音漬酒絮中不及手斟英魂如生豈忘來歆於康哀哉

祭周益公文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于途欣然傾蓋得居連墻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脫帽褫帶從容笑語輸寫肝肺鄰家借酒小圃鉏菜熒熒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吊古並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竒恠淡交如水久而不壞各謂知

心絕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鼎鼐我方西遊荷戈窮塞  
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亦策免久處于外見不可期使  
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崧岱士昏干智公則耆蔡公老  
不衰雷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芥癡兒騃女問及瑣  
碎孰為一病良醫莫差赴告鼎來震動海內奔赴不遑  
涕泗澎湃豈無尊鯽致此薄酌醉則匪工聊寄悲慨

哀詞

尤延之尚書哀辭

帝藝祖之初造兮紀號建隆煥乎文章兮躡揖遜之遐  
蹤詔冊施於朝廷兮萬里雷風灑灑噩噩兮始掃五季

之雕蟲閱世三傳兮早書大同黃麾繡仗兮駕言東封  
維七十二后於邃古兮勒崇垂鴻吾宋之文抗漢唐而  
出其上兮震耀無窮柳張穆尹歐王曾蘇名世而間出  
兮巍如華嵩雖宣和之蠱弊興建炎之軍戎文不少衰  
兮殷殷霍霍太平之象兮與六龍而俱東予自梁益歸  
吳兮愴故人之莫逢後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為工遇  
尤公於都城兮文氣如虹落筆縱橫兮獨殿諸公晚乃  
契遇兮北扉南宮塗改雅頌兮蹈躡軒雄余久擯於世  
俗兮公顧一見而改容相期江湖兮斗粟共春別五歲  
兮晦顯靡同書一再兮奄其告終於虜哀哉孰抗衣而

復公兮呼伯丞甫於長空孰誦世以昭公兮使之捨四方而歸徠乎郢中孰酌荒丘兮露草霜蓬孰闚虛堂兮寒燈夜蛩文辭益衰兮奇服危茸天不憇遺兮黼黻火龍嗥局淺之一律兮彼寧辨夫瓦釜黃鍾話言莫聽兮孰知我衷患難方殷兮孰恤我躬焄蒿不返兮五黨孰宗死而有知兮惟公之從

沈子壽母夫人哀詞

於虜人孰無母母孰無子母以壽終子克終養亦可紓無窮之悲矣維吾子壽自初遭難晝夜號泣匪淚伊血羸乎莫支陞堂弔祭者不忍聞其聲得書赴告者不

觀其辭子壽蓋曰不孝孤少罹閔凶父喪母嫠無壠可耕母子相依及遊太學母客京師冬兮母寒晝兮母飢飢無一囊之粟寒無一襲之衣不孝孤雖食于學官羹芻在前歎息而麾撫所讀書而與之誓曰編絕則輯字渝則補寧死於書傍不敢畏難苟止以負吾母之慈如是十年幸賜第于太常歸而拜母相持以泣淚盡目萎母前子後告于先墓庶幾吾父聞之而寬其九泉之思也於虜此子壽之旣言而其未言者蓋可推矣奉身以道義發身以詩書文章傳於不朽節行全而無虧士患無志不患無位士患無才不患無恃子壽之志所以事



親者蓋其所以事君子壽之才願猶屈而未施親則日  
遠時節奉祀如將見之一言一行足以顯揚吾親者苟  
有怠忽是以吾親為歿而亡知也子壽之令名與天壤  
同弊則親實與焉刻誅千字置守萬家蓋不足進於斯  
也子壽之存於曾中而未言者予得陳之非獨慰子壽  
蓋以為天下孝子之詔哀哉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著

天彭牡丹譜

花品序第一

牡丹在中州洛陽為第一在蜀天彭為第一天彭之花  
皆不詳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時永寧院有僧種花窠盛  
俗謂之牡丹院春時賞花者多集于此其後花稍衰人  
亦不復至崇寧中州民宋氏張氏蔡氏宣和中右子灘  
楊氏皆嘗買洛中新花以歸自是洛花散於人間花戶  
始盛皆以接花為業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養花而

天彭之花遂冠兩川今惟三并李氏劉村毋氏城中蘇氏城西李氏花特盛又有餘力治亭館以故最得名至花戶連畛相望莫得其姓氏也天彭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橋上下花尤超絕由沙橋至壩口崇寧之間亦多佳品自城東抵濛陽則絕少矣大抵花品近百種然著者不過四十而紅花家多紫花黃花白花各不過數品碧花一二而已今自狀元紅至歐碧以類次第之所未詳者姑列其名於後以待好事者

狀元紅	祥雲	紹興春	燕脂樓	玉霄樓
金霄樓	雙頭紅	富貴紅	一尺紅	鹿胎紅

文公紅	政和春	醉西施	迎日紅	二彩霞
-----	-----	-----	-----	-----

疊羅	勝疊羅	瑞露蟬	乾花	大千葉
小千葉				

右二十一品紅花

紫繡毬	乾道紫	潑墨紫	葛巾紫	福嚴紫
-----	-----	-----	-----	-----

右五品紫花

禁苑黃	慶雲黃	青心黃	黃氣毬
-----	-----	-----	-----

右四品黃花

玉樓子	劉師哥	玉覆盆
-----	-----	-----

右三品白花

歐碧

右碧花

轉枝紅 朝霞紅 灑金紅 瑞雲紅 壽陽紅

探春毬 米囊紅 福勝紅 油紅 青絲紅

紅鵝毛 粉鵝毛 慶金毬 間綠樓 銀絲樓

六對蟬 洛陽春 海芙蓉 膩玉紅 內人嬌

朝天紫 陳州紫 袁家紫 御衣紫 斬黃

玉抱肚 勝瓊 白玉盤 碧玉盤 界金樓

樓子紅

右三十一品未詳

花釋名第二

洛花見紀於歐陽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載載其著於天彭者彭人為花之多葉者京花單葉者川花近歲尤賤川花賣不復售花之舊裁曰祖花其新接頭有一春兩春者花少而富至三春則花稍多及成樹花雖益繁而花葉減矣狀元紅者重葉深紅花其色與輕紅潛緋相類而天姿富貴彭人以冠花品多葉者謂之第一架葉少而色稍淺者謂之第二架以其高出眾花之上故名狀元紅或曰舊制進士第一人即賜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祥雲者千葉淺紅花妖艷多態而花葉

家多花戶王氏謂此花如朶雲狀故謂之祥雲紹興春者祥雲子花也色淡佇而花尤富大者徑尺紹興中始傳大抵花戶多種花子以觀其變不獨祥雲耳燕脂樓者深淺相間如臙脂染成重趺朶萼狀如樓觀色淺者出於新繁勾氏色深者出於花戶宋氏又有一種色稍下獨勾氏花為冠金腰樓玉腰樓皆粉紅花而起樓子黃白間之如金玉色與臙脂樓同類雙頭紅者並蒂駢萼色尤鮮明出於花戶宋氏始祕不傳有謝主簿者始得其種今花戶往往有之然養之得地則歲歲皆雙不爾則間年矣此花之絕異者也富貴紅者其花葉圓正

而厚色若新染乾者他花皆落獨此抱枝而槁亦花之異者一尺紅者深紅頗近紫色一花面大幾尺故以一尺名之鹿胎紅者鶴領紅子花色紅微帶黃上有白點如鹿胎極化工之妙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刁紫花與此頗異文公紅者出於西京潞公園亦花之麗者其種傳蜀中遂以文公名之政和春者淺粉紅花有絲頭政和中始出醉西施者粉白花中間紅暈狀如酡顏迎日紅與醉西施同類淺紅花中特出深紅花開家早而妖麗奪目故以迎日名之彩霞者其色光麗爛然如霞疊羅者中間瑣碎如疊羅紋勝疊羅者差大於疊羅此三

品皆以形而名之瑞露蟬亦粉紅花中抽碧心如合蟬  
狀乾花者粉紅花而分蟬旋轉其花亦大千葉小千葉  
皆粉紅花之傑者大千葉無碎花小千葉則花萼瑣碎  
故以大小別之此二十一品皆紅花之著者也紫繡毬  
一名新紫花蓋魏花之別品也其花間正如繡毬狀亦  
有起樓者為天彭紫花之冠乾道紫色稍淡而暈紅出  
未十年潑墨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單葉深黑如墨歐公  
記有葉底紫近之葛巾紫花圓正而富麗如世人所戴  
葛巾狀福嚴紫亦重葉紫花其葉少於紫繡毬莫詳所  
以得名按歐公所紀有玉版白出於福嚴院土人云此

花亦自西京來謂之舊紫花豈亦出於福嚴耶禁苑黃  
蓋姚黃之別品也其花開淡高秀可亞姚黃慶雲黃花  
葉重複郁然輪囷以故得名青心黃者其花心正有一  
本花往往有兩品或正圓如毬或層起成樓子亦異矣  
黃氣越者淡黃檀心花葉圓正間背相承敷腴可愛玉  
樓子者白花起樓高標逸韻自然是風塵外物劉師哥  
者白花帶微紅多至數百葉纖妍可愛莫知何以得名  
玉覆盆者一名玉炊餅蓋圓頭白花也碧花止一品名  
曰歐碧其花淺碧而開家晚獨出歐氏故以姓著大抵  
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為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為第

一紫花以紫繡毬為第一黃花以禁苑黃為第一白花以玉樓子為第一然戶歲益培接新特間出將不持此而已好事者尚屢書之

### 風俗記第三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子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處張飲帶幙車馬歌吹相屬家盛於清明寒食時在寒食前者謂之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則易落家喜陰晴相半時謂之養花天栽接別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輕翦蓋翦花則

次年花絕少惟花戶則多植花以侷利雙頭紅初出時一本花家直至三十千祥雲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尚兩千州家歲常以花餉諸臺及旁郡蠟蒂筠籃旁午于道予客成都六年歲常得餉然率不能絕佳淳熙丁酉歲成都帥以善價私售於花戶得數百苞馳騎取之至成都露猶未晞其八徑尺之夜宴西樓下燭焰與花相映影搖酒中繁麗動人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異時復兩京王公相築園第以相誇尚予幸得與觀焉其動蕩心目又宜何如也明年正月十日山陰陸游書

天申卽致語三

得吾道而上為皇方探真詮之妙有天下而尊歸父適  
當孝治之隆肆均湛露之恩用侈流虹之瑞恭惟 皇  
帝陛下德高邃古澤被縣區神武應期三紀撫詔開之  
運希夷玩志兆民傾愛戴之誠爰輯上儀式彰華且  
山呼萬歲驩已決於神人花覆千官慶更同於中外臣  
獲預梨園之法 部遥瞻鳳闕於丹青敢采民謠恭陳口  
號

宮殿紅雲捧紫 星河清電繞擁休祥壺中常占青春在  
物外方知浩劫 長晝立龍旗風不動曉開瓊笈遠飄香  
堯年豈特封人祝動地驩聲遍萬方

樞電効祥丕顯生商之旦需雲示惠肆均在鎬之恩喜  
溢鸞鸞光生俎豆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廣運垂拱無  
為躬堯舜之性仁致成康之刑措克肖其德天惟申命  
用侖非求于民人皆同心以戴號令雷風之鼓舞文章  
日月之昭明侈甲觀之昌期䟽瑶池之廣宴山呼萬歲  
花覆千官歛灑上樽味挹金莖之露悠颺法曲聲留玉  
宇之雲臣等生值聖時身參樂府敢緣歸美之義庸載  
大平之詩

廣殿遙聞警蹕音  
觚稜曉色尚沉沉  
半空瑞靄爐香馥  
一點紅雲黼座深  
夷夏驩聲歸羽舞  
乾坤和氣入薰琴  
欲知聖德齊堯舜  
邇闕爭傾萬國心

又

有王者興應繞電流虹  
之瑞使聖人壽實敷天率土之  
心欣逢震夙之期恭致麗鴻之祝伏惟  
皇帝陛下聰  
明稽古歷數在躬聖澤上際而下蟠  
睿化東漸而西  
追景德祥符之治萬寓丕平御紫宸  
垂拱之朝四夷入  
貢爰錫需雲之宴用均湛露之恩  
臣等端遇清時遙瞻  
丹闕聽虞帝簫韶之奏同極驩情綴  
漢家樂府之詩敢

### 陳薄技

嘉會千齡豈易逢  
珮聲俱集未央宮  
九重鳳闕曈曈日  
百尺龍旗掩蕙風  
竒瑞屢書圖諫上  
太平長在詠歌中  
區區擊壤雖無取  
意與生民既醉中

### 徐稚山給事慶八十樂語

伏以就第而服安車爰及常珍之歲為酒以介眉壽宜  
伸善頌之誠恭惟致政龍學給事東省近臣西清宿望  
體鍾和氣生元祐之盛時道合聖君贊隆興之初政抗  
議每先於諸老遺榮靡頌於萬鍾雖容踈傳之歸行見  
謝公之起至若籛金比訓庭玉生輝出將使指之榮入



奉色難之養膺茲全福屬我耆英維降嶽之嘉辰當發  
春之令月廟堂舊弼紆華袞以臨觴臺閣名卿煥繡衣  
而在席式歌且舞俾熾而昌上對台顏敢陳口號  
欲知主聖本臣忠傾盡嘉謨沃舜聰同載方如周呂尚  
安車不數漢申公日烘盎盎花光暖燭映鱗鱗酒浪紅  
白首同朝各強健莫辭爛醉答春風

致語二

伏以碧油紅旆有嚴幕府之容瑀俎華觴用飾輿情之  
喜恭惟某官西清禁從東省名臣據古守經凜北斗秦  
山之望黜浮崇雅粲銘鍾篆鼎之辭行表縉紳言書簡

冊雖弗容然後君子頌未起何以慰蒼生適茲謀帥之  
辰誰處耆英之右佩麟符而就鎮猶屈經綸穿豹尾以  
還朝佇聞起召某官爰申宴樂式奉咲談士民踴躍而  
仰瞻將吏奔馳而即事諧金石鏗鏘之奏盛魚龍曼衍  
之觀上對台堦敢陳口號

曾立蛾眉禁省班至今風采照金鑾縱橫筆陣千人廢  
浩蕩辭源萬頃寬落紙烟雲紛態度照十冰玉峙高寒  
從容坐嘯香凝寢說與賓僚拭目觀

又

西顛司辰素商紀節消日初開於莫府肆筵式奉於皇

華恭惟某官節槩清真風規簡亮過眼不再盡讀五車  
之書落筆可驚早冠萬人之勇文久傳於後學名疑觀  
於昔賢凜臺柏之生風煥使星之下燭繡衣持斧威聲  
方肅於列城豹尾屬車趣召行參於法從某官爰開燕  
豆款奉談犀畫棟珠簾納九秋之爽氣金樽玉酒醉一  
道之歡聲仰對台堦敢陳口號

涼月參差白露溥請看賓主罄清歡  
麟符玉節交相映鳳竹鸞絲殊未闌  
百穀方登倉庾足十州無事里閭安  
樽前莫惜山頽玉四者能兼自古難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三

山陰陸游

務觀著

古樂府詩

春愁曲

伏羲三十餘萬歲春愁歲歲常相似  
外大瀛海環九州無有一州無此愁  
我願無愁但歡樂朱顏綠鬚常如昨  
金丹九轉徒可聞玉兔千年空搗藥  
蜀姬雙鬟姹姪嬌醉看恐是海棠妖  
世間無處無愁曲底事難過萬里橋

明河篇

明河八月轉分明  
炯如素練西南傾  
年年歲歲見河漢

坊坊曲曲聞砧聲良人萬里自征行砧聲中有玉関情  
遙知鐵衣冷如水指點明河白髮生磧中草死駱駝鳴  
萬里却望長安城兒生總角爺未見歸心頓覺封侯輕  
漢家自古有夷狄付與窮荒何足惜只願無光太白低  
還家為婦說征西

吳娘曲

鏡奩蚕出千蟻黑釵梁梅小双青豆吳娘十四未知愁  
羅衣已覺傷春瘦閑尋女伴過西家聞笛歸來日未斜  
睡睫蒙々嬌欲閉鵲簾微雨壓楊花

東吳女兒曲

東吳女兒語如鶯十三不肯學吹笙鏡奩初喜推蚕出  
惔眼已看雙繭成庭空日暖花自舞簾卷巢乾燕新乳  
阿弟貪書下學遲獨揀詩章教鸚鵡

芳草曲

蜀山深處遮孤驛缺愁傾垣芳草碧家在江南妻子病  
離鄉半歲無消息長安城門西去路細靄斜陽芳草暮  
尊前一曲渭城歌馬蹄萬里交河戍人生誤計覓封侯  
芳草愁人春復秋只願東行至滄海路窮草斷始無愁

古別離

孤城窮巷愁寂々美人停梭夜歎息空園路濕荆棘枝

荒溪月照狐狸迹憶君去時兒在腹走如  
與犢翁未識紫姑吉語元無憑瓦兆占歸日  
嫁來不省出門前夢竟何由識酒泉粉綿  
磨鏡不忍照女子盛兒無十年

長門怨

寒風淒有聲寒日慘無輝空房不敢恨  
但懷歲暮悲今年選後宮蓮娟千蛾眉  
早知獲譴速悔一承恩遲聲當徹九天  
淚當達九泉死猶復見思生當長八棄捐  
盡用陳語而各有態

渭南文集卷第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著

五言古詩

衡門感舊

蒼煙屯不散足素橫郊原雨細不成水  
著水始見痕躡意自佳未遽掩衡門一  
送歸鴉楓林猶未昏念昔壽州歸紹興  
初紀元闔門過百口一身今獨存不死  
實有命送老三家村躬耕幸得食萬事  
不足論

種桑

孔明百畝桑景畧十具牛豈無子孫念  
飽暖自可休種

桑吾廬西微徑出南陌三月葉暗園四月甚可摘戴勝  
枝上鳴倉庚葉間飛飛鳴各自人生不歸歸家力農桑  
慎莫怨貧賤婚嫁就比隣死生長相見

夜聞櫓聲

呶啞雙櫓聲凄切遊子情豈無一杯酒孤舟誰與傾清  
愁不可耐霜月照潮平

對酒

新酥鵝兒黃珍橘金彈香天公憐寂寞勞我以一觴習  
中萬卷書老不施豪芒持酒一澆之與汝俱深藏生當  
老窮巷死埋南山岡古來共如此已矣庸何傷

航海

我不如列子神遊御天風尚應似安石悠然雲海中卧  
看十幅蒲鸞鷲若張弓潮來湧銀山忽復摩青銅飢鶻  
掠船舷大魚舞虛空流落何足道豪氣蕩肺胃歌罷海  
動色詩成天改容行矣跨鵬背弭節蓬萊宮

晚步

院荒有古意僧少無人聲徘徊楠陰下賞此落日明著  
書亦何急寂寞身後名今年復止酒歌舞陳空觥不如  
且逍遙出門隨意行看竹入廢園望江上高城織素  
月出靄蒼煙橫此夕當復竒緱山吹玉笙

雨中登安福寺塔

平生喜登高醉眼無疆界北顧極幽并東望跨海岱喟  
然撫手歎從古幾成敗英雄如過鳥城郭但遺塊今朝  
上黑塔千里曠無礙忽驚風霆劈坐竟天地晦急雨挾  
龍腥溽暑為摧壞皇天念蟠鬱令我寄一袂那知書生  
狂自倚心眼大更思駐潼關黃河看如帶

答客

人生各有營為吏最無策其間小黠者但肯乘下澤絕  
筆光範書掃迹翹材客早收畏塗身未老歸阡陌嗟予  
昧擇術誤計真累百衰容始知悔泯默每自責孤舟寄

渺莽尚恨江湖迓客來勿多談窮命不禁嚇

春夜讀書感懷

荒林梟獨嘯野水鵝群鳴我坐蓬牕下答以讀書聲悲  
哉白髮翁世事已飽更一身不自恤憂國涕縱橫永懷  
天寶末李郭出治兵河北雖未下要是復兩京三千同  
德士百萬羽林營歲周一甲子不見胡塵清賊酋寶孱  
主賊將非人英如何失此時坐待姦雄生我死骨即朽  
青史亦無名此詩倘不作丹心尚誰明

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

久坐意不懌掩卷聊出遊一節吾事足安用卓與騶浮

生了無根兩踵躡百州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濤頭一日  
新雨霽微茫見流求西行亦足快縱獵南山秋騰身刺  
猛虎至今血濺裘命薄每自笑校尉畧已侯短劍隱市  
塵浩歌醉江樓頗疑博中可與共竒謀丈夫等一死滅  
賊報國讎徒倚萬里橋寒日隨前洲

宿龍華山中寂然無一人方丈前梅花盛開  
月下獨觀至中夜

梅花如高人枯槁道愈尊君看空谷豈比倚市門我  
來整冠佩潔齋三沐熏亦思醉花下燕惰恐瀆君敬抱  
綠綺琴玄酒挹古樽月明流水間一洗世濁昏摹寫香

與影計君已厭聞老我少係思尚喜非陳言

天王廣教院在戴山東麓予年二十時與老  
僧惠迪遊畧無十日不到也淳熙甲辰秋觀

潮海上偶繫舟其  
我杖再遊恍如隔世

遊山如讀書深淺皆可樂道傍小精舍亦自一丘壑淒  
涼四十年始復重着脚老僧逝已久講坐塵漠、當時  
童子輩衰鬢亦蕭索掃壁觀舊題歲月真電雹文章早  
不傳衣食窘如昨出門意惘然遼海渺孤鶴

投梁參政

浮生無根株志士惜浪死雞鳴何預人推枕中夜起游

也本無奇折腰百僚底流離鬢成絲悲吟淚如洗殘年  
走巴峽辛苦為斗米遠衝三伏熱直指九月水回首長  
安城未忍便萬里袖詩叩東府再拜求望履平生實易  
足名幸汗黃紙但憂死無聞功不掛青史頗聞匈奴亂  
天意殄蛇豕何時嫖姚師大刷渭橋耻士各奮所長儒  
生未宜鄙覆瓿草軍書不畏寒墮指

開歲半月湖村梅開無餘

梅開如高人妙在一丘壑林逋語雖工竟未脫纏縛乃  
知尤物側天下無傑作老我懷不紓樽前幾開落

羅翹峽江小酌

爐煙淡將散江雨吹欲無回風吹衣襟晴光滿菰蒲隱  
几樂此時清和如夏初犬吠船丁歸小市得美蔬歡言  
酌清醪侑以案上書雖云泊江渚何異歸林庐

雙清堂夜賦

陸子病少間獨臥溪上堂人靜魚自躍風定荷更香素  
月行中天流螢失孤光歸鳥飛有聲度以十里塘嗟我  
獨何事遲暮容異鄉大息搔短髮起視夜央

風月

老來苦無伴風月獨見知未嘗費招呼到處相娛嬉披  
襟萬里快弄影三更奇林漓蜀苑酒散落江樓詩狂歌



撼山川醉墨飛蛟螭聊將調俗子更遣半生癡

遊東都趙氏園

清晨呼馬出馭吏請所之錦城浩如海我亦無與期有  
花即入門莫問主人誰下馬據胡床傲睨忘訶談人言  
白頭翁胡為尚兒癡老翁故不癡借花發吾詩詩句帶  
花香東風不敢吹徘徊双胡蝶許可鼻端知

能言能賦  
無復此老

郊飲村酒大醉

丈夫無苟求君子有素守不能垂竹帛正可死隴畝邯  
鄲枕中夢要且夢所有持枕與農夫亦作以夢否今朝  
擦林下取醉村市酒未敢羞空囊爛熳詩千首

寒夜遣懷

臨觴本不飲憂多自成醉四方行萬里不見埋愁地憶  
昔入京都寶馬搖香鬃酣臥清樓夜歌聲在半空去日  
不可挽華髮忽垂領娟娟蛾眉月相對作淒冷月落照  
空床不寐聽寒螿早知憂隨人何用去故鄉

次韻何元立贈行

嘉榮東西州此別不為遠徘徊凌雲寺決去未遽忍登  
高望故人烟樹參差見懸知今夕夢不隔空城鍵平生  
相從意百年有未滿結巢青城雲期子在歲晚

南軒

今年秋早涼七月已蕭然南軒修竹下枕簟終日眠時  
將半殘夢聽以欲斷蟬推枕起太息四序忽已遷功名  
墮渺莽衰疾方連綿新月獨多情窺總淡娟二

舟中聞姑惡

女生歲深閨未省窺牆藩上車移所天父母為他門妾  
身雖甚愚亦知君姑尊下床頭雞鳴梳髻着襦裙堂上  
奉洒掃厨中饋盤飧青二摘葵莧恨不美熊蹯姑色少  
不怡衣袂濕淚痕所異妾生男庶哉姑弄孫此意竟嗟  
跼薄命來說言放棄不敢怨所悲孤大恩古路傍陂澤  
微雨鬼火昏君聽姑惡聲無乃遣婦魂

歲暮

離：井上桐欒：塙下桑零落豈不悲無柰中夜霜蟋  
蟀更可念歲暮依客床客亦自孤寂水篲歇殘香一燈  
掛西壁耿：青無光援筆欲寫愁三喟不成文

五鼓自簇橋入府

曉月有餘光秋樹無濃影野煙浩無際陂路行愈求暝  
聲何澎湃露氣正淒冷忽然客愁破更覺詩律整昔人  
千載意忙裏一笑領山林豈難歸吾計自不猛

古意

紕足飼飢鷹飽意未平伏檻豈不安老驥終悲鳴士固

固欲達又懼徒富貴素願有未伸五鼎淡無味茆屋秋  
雨漏稻陂春水深長歌傾濁酒舉世不知心

雜家示妻子

明日當北征竟夕起復眠悲蟲號我傍青燈照我前婦  
憂衣裳薄紉線重敷綿兒為檢藥籠桂薑手炮煎墩堦  
默可數一念已酸然使憂能傷人我得復長年同生天  
壤間人誰無一塵傷哉獨何辜皇之長可憐破屋不得  
住風雨走道邊呼天得聞否賦與何其偏

夏夜

落月不滿窓驚鵲屢移樹沉憂少睡眠亦以爽疾故三

更忽作夢立馬青衣渡白首厭山村郵亭憶征步

月夕

開戶滿庭雪徐看知月明微風入叢竹復作雪來聲俗  
塵不待掃凜然肺肝清林深無漏鼓鶴唳報三更

朱子雲園中觀花

我鬢忽已白君顏非復朱花前一杯酒不樂復何如暮  
看枝上花已覺不如早富貴當及時吾輩柰何老我欲  
君起舞竟日為君留安知花無情不解替人愁長安二  
三月花滿上林中祝君早得意歸轡聽玲瓏

酒無獨飲理

酒無獨飲理常恨欠徒客忽得我輩人豈計晨與夕少年事虛名歲月駒過隙自後老大來一日亦可惜糟丘未易辨小計且千石頽然置萬事天地為漠漠人生如力礪磨盡要有日不須荷鍾隨况問戎綬屐

書直舍壁

道山西下路杳杳歷重廊地寂聞傳漏簾疎有斷香渠清水馬健屋老瓦相長欲出重歌枕無何覓故鄉

致仕述懷

彈冠紹興末解組慶元年灑瀕危途過邯鄲幻境空閑傳相牛法醉喚鬪鷄翁衝雨歸來晚山花滿笠紅

病中示兒輩

去去生方遠冥冥死即休狂思攘鬼手危至服斤頭有劍知誰與無香可得留惟應勤孝謹事、鑑恬侯



